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東協諸國對「中國威脅論」的看法與回應

ASEAN Member States' Attitudes and Responses Toward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doi:10.30390/ISC.199611_35(11).0002

問題與研究, 35(11), 1996

Issues & Studies, 35(11), 1996

作者/Author：陳欣之(Hsin-Chih Chen)

頁數/Page：15-3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6/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611_35\(11\).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611_35(11).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東協諸國對 「中國威脅論」的看法與回應

陳欣之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

摘要

歷史上一個強大的中國一直是東南亞安全的巨大陰影，西方自一九九二年後有「中國威脅論」的看法出現，認為中共日漸增長的經濟實力與軍事擴張行爲，將會對世界的安定與發展形成威脅。此一論點被中共大力反駁，強調中共向來沒有稱霸世界的野心，更不會對鄰國形成威脅。但是中共在南沙群島爭端中顯示的主權宣示行動，卻令身為中共鄰近國家的東南亞國家協會各會員國充滿了疑慮，東協諸國雖與中共有衝突，卻不願成爲對抗中共的先鋒，而中共是否會重演中國稱霸東南亞的歷史，東協諸國目前仍抱持著觀望的態度。

關鍵詞：中共、中國威脅論、東協、南沙群島爭端

* * *

壹、前言

自冷戰結束之後，東南亞地區的戰略情勢有極大的改變，蘇聯退出東南亞，美國自菲律賓不再續租蘇比克灣海空軍基地之後，在東南亞的勢力與影響力也開始減弱，爲了因應新的安全環境，原本極力避免涉足安全事務的東協諸國則開始成立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邀請相關的國家就東南亞地區的安全問題進行對話，期望能經由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增加各國互信與減少衝突，尋求東南亞地區的安定與和平。而在東協諸國企圖以信心建立措施減少強權在東南亞的衝突之際，中共種種強勢的對外舉措卻已引發了西方「中國威脅論」的疑慮，中共與美國之間又發生一連串的外交衝突，雙方關係緊張未見鬆弛。中共的一舉一動影響到東協諸國的安全、政治與經濟環境與未來的發展，強權在東南亞的對抗更是決定東南亞安全的最大變數。東協諸國如何面對一個軍事與政治實力日漸增強中的中共，並且看待西方提出的「中國威脅論」警語，將是本文所關注的對象。

本文首先探討一個強大的中國對於東南亞的歷史意義及影響，接著就「中國威脅

論」的興起與論點作一回顧，並且由中共反駁「中國威脅論」的立論，觀察中共看待西方提出此種論點的回應。南沙主權爭端是引發東協主要會員國與中共間的首要安全問題，更是近年來東協所關切的焦點，南沙主權爭端中東協會員國與中共間的外交與軍事互動，反映了東協國家對中共最深層的看法，由南沙主權爭端及東協諸國在安全事務上不同的考量，進而能觀察並檢證東協各會員國對於「中國威脅論」的共同點與差異，則是本文的最大目標與期待重點。

貳、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歷史意義

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籠罩在中國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影響之下，在十九世紀之前，中國對待東南亞地區的國家的態度，完全是採取著一種君臨天下的天朝心態。地理的因素配合中國朝貢制度的對外關係處理模式，使得東南亞受到不同程度的中國影響；在大陸東南亞地區，各國與中國不時有所征戰，但是一直維持著獨立的態勢，而海洋東南亞地區則以朝貢為名進行貿易，很少受到中國統治者的武力進襲。古代印尼爪哇與蘇門答臘地區有多個佛教國家，各國家的確實建國時代已不可考，其中室利佛逝（Srivijaya）是一個以貿易立國的海上大帝國，它的地點主控著麻六甲海峽與巽它海峽。據中國古代典籍記載，「其國在海中，扼諸番舟車往來之咽喉，古用鐵鑿為限，以備他盜，操縱有機，若商舶至，則縱之，比年寧謐，撤而不用，堆積水次，土人敬之如佛。舶至則祠焉，沃以油則光焰如新，鱷魚不敢踰為患，若商船過不入，即出船合戰，期以必死，故國之舟輻湊焉。」^①可見該國除了地利之便外，更用武力強迫外來商船在室利佛逝進行貿易，此一優異的地位促使室利佛逝一直到十三世紀之前，都維持著一個大帝國優勢。^②而中國也以朝貢的名義與這些東南亞的國家，尤其是與室利佛逝維持著一種貿易往來的關係。但中國政府對東南亞各邦也僅止於貿易，在政治上幾乎沒有任何的干涉，只要各邦對中國政府進行朝貢表達順服之意，不對中國本部地區進行侵擾，中國就完全任由各邦處理其自身間的事務，包括各邦間的征伐。例如在爪哇發生的室利佛逝海上帝國勢力擴張，中國就未加干預，而越南李朝與占城間的爭戰，中國亦未過問。

中國被蒙古人亡國對中國的文化與政治都有深遠的影響，但是從一個建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而言，滅亡中國只不過是元帝國武力擴張思潮驅動下的一個步驟而已，元帝國在滅亡南宋之後又接著對東南亞的安南、占城、緬甸與爪哇等地進行攻略。其中元朝征爪哇則是從中國出發對東南亞地區最遠的一次軍事行動，具有歷史性的意義。元帝國對東南亞的征討全部以失敗收場，但是值得探討的是，在中國人的心中，元帝

註① 宋趙汝适著，馮承鈞校注，*諸蕃志校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頁一三，三佛齊國。經考據室利佛逝在蘇門答臘，唐代稱為室利佛逝或是尸利佛逝，又別稱金洲。在唐代的典籍中改稱為三佛齊，推測此種名稱的變動是由於該國首都的遷移。

註② 有關室利佛逝在爪哇的興衰請參考 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Third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1968), Chapter 3, The Island Empires (I), pp. 41~64.

國並不是「中國」的代表，因為蒙古人並不具備中國文化所要求的「德」。另一方面，從蒙古人的世界觀來看，中國不過是蒙古人建立的一個汗國而已。雖然元帝國曾派出了許多官方使臣到東南亞等地要求諸國臣服，對於不肯臣服的國家用武力進行威脅，但是這些征戰都沒有成功，最後仍是回歸於朝貢與形式上的順服。王賡武就認為，元帝國對東南亞諸國的征戰顯示了元朝要求安南及占城「降」而對其他國家只要求「貢」，此種外交完全是以威脅的方式達成，而武力是依其需要或可達成性而使用，此外元朝的對外關係完全沒有「系統」(System)可言，只是元帝國儘可能向外擴張的顯現。^③但對於這些東南亞國家而言，來自中國的武力不但形成了外在的安全威脅，更嚴重的是中國的侵略促成了內部的動亂，造成了緬甸的分裂與爪哇諸國勢力的重整。

明代鄭和率領的海上艦隊則代表另一種中國霸權對東南亞的政經影響力模式。鄭和自一四〇五年到一四三三年間共有七次遠航，全部經過東南亞地區。費正清就指出鄭和的遠航行動有三項特徵值得注意，一、這幾次的出使與達加馬(Vasco Da Gama)或是哥倫布的探險等性質不同，鄭和航行的路線是阿拉伯人和中國人在非洲以東海上貿易的既定航線；第二，中國的遠征為的是外交而不是商業，更不是為了海上劫掠或殖民，鄭和與各國互贈禮物並且招徠進貢國；第三，自一四三三年後此種遠征就停止舉行，同時中國的海外貿易行動受到嚴格禁止，一直到一五六七年才再度開放。^④

鄭和的遠航是中國霸權勢力在東南亞的最高峰。當時東南亞各國尚未被納入西方的國際體系之下，而是分散著以不同自我中心組成的優勢區域，例如在爪哇與東甯形成的印度教與佛教中心，暹羅與緬甸的小乘佛教中心，儒家影響下的安南中心及回教的蘇門答臘與麻六甲中心，但是鄭和顯現的強大軍事、經濟與科技實力，使諸國統一臣屬於中國的權威之下。中國概念的「天下」世界秩序，除了以朝貢顯示的階層性(hierarchical principal)之外，更需具有安全上的優勢才得完全實現。^⑤隨著浣泥(今日的汶萊)、滿刺加(今日的麻六甲)、蘇祿及古麻刺朗(今日的菲律賓峇那峨)等國國王親自到中國朝拜，更彰顯了中國霸權在東南亞的建立，因為此一情勢在元代幾乎是不可以想像的，而關鍵就在於中國長期的派遣了武力到東南亞國家巡弋。

不過一旦中國停止了此種武力投射力量的展示之後，中國對海洋東南亞各國的影響力就又回復到了商業或是華人在當地的個別活動。越南、緬甸等中國的鄰國則因為地理條件因素，成為此種以安全為考量的朝貢秩序下的一份子。明代曾於一四〇七年將安南劃入版圖，但因為安南持續性的反抗造成了軍事與財政上的負擔，不得不在一四三一年承認安南的獨立，再度以朝貢取代了明朝的直接統治。清朝取代明朝成為

註③ Wang Gungwu (王賡武),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Background Essay,"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50~51.

註④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費正清論中國(台北:正中書局, 民國八十三年七月), 頁一四一~一四二。

中國的統治者後，儘管國力比明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卻並未再對東南亞進行鄭和式的武力展示。雖然清代曾介入安南的內戰，還對緬甸進行了邊界戰爭，但是都沒有像征討新疆一樣將安南及緬甸納入中國的版圖，而是仍滿足於朝貢式的順服。

從歷史看來，除了越南之外，中國對東南亞國家都沒有占領納入版圖的意願；越南雖然在文化、制度上深受中國的影響，中國也曾一度興起將越南納入中國領土的行動，但是越南強烈的民族反抗運動卻令中國卻步，而滿足於朝貢式的臣服。但中國表面上是說著「無私的平等」(impartiality)，在中國內心深處卻認為東南亞國家都是一群文化上遠遠低下的國家，也許只要有機會，中國人仍會走回認為外國都是次等國家，不能和中國平起平坐的老路子。^⑤而中國對東南亞各國的放任態度，則是建立在承認中國霸權與優勢地位的前提之上。

叁、中國威脅論的興起

冷戰時期的特徵之一就是美國與蘇聯兩大強權主導世界安全問題，東南亞地區是美蘇冷戰的一個角力場，當時的中共則是最佳的配角，從配合蘇聯對抗美國的圍堵，向東南亞「革命輸出」；到「反霸」時期同時反對蘇聯修正主義與美國帝國主義；再轉為聯合美國對抗蘇聯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圍堵，雖然中共在美蘇角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共從未具有使美蘇爭霸的二元體系轉變為中、美、蘇三角爭雄的實力，美蘇二元體系一直是冷戰的首要特徵。東南亞在冷戰時期最後一場美蘇對壘就是柬甫寨事件，在此一事件中，美國支持東協國家與中共，對抗蘇聯支持的越南向中南半島的擴張行爲，而蘇聯的解體不但結束了柬甫寨危機，對東南亞地區更大的安全影響就是蘇聯撤出越南的軍事基地，蘇聯與爾後的俄羅斯海軍太平洋艦隊幾乎退回了海參崴附近海域，大幅減少了在東南亞與印度洋的出現率，蘇聯的撤退更牽動了美國不再堅持續租在菲律賓的軍事基地，啓動美軍撤出東南亞的關鍵。冷戰結束，美蘇軍事力量撤出東南亞，而東南亞地區沒有一個國家具有足夠的政治、經濟或軍事力量成爲東南亞區域的安全守護者或保證者，這種安全局面引發了「權力真空論」的討論，^⑥西方

註^⑤ Wang Gungwu (王賡武)，"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Background Essay," p. 61.

註^⑥ *Ibid.*

註^⑦ 有關權力真空論的討論文獻，請參考 William J. Crowe Jr. and Alan D. Romberg, "Rethinking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2 (Spring 1991), p. 124; Stephen W. Bosor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 71, No. 1 (Winter 1991~1992), p. 116; Jasson D. Lewis, "Southeast Asia-Preparing for a New World Ord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3, p. 191; Robert B. Oxnam, "Asia-Pacific Challenge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1 (Annual special issue), p. 62; Sheldon W. Simon, "US Strategy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Issues of Compatibil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4, No. 4 (March 1993), p. 303; Larry M. Wortzel, "China Pursues Traditional Great-Power Status," *Orbis*, Vol. 38, No. 2 (Spring 1994), p. 167; 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 "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 *Survival*, Vol. 36, No. 2 (Summer 1994), p. 8; Weizing Hu, "China's Security Agenda After the Cold War," *Pacific Review*, Vol. 8, No. 1 (1995), p. 131.

更在爾後隨之產生了「中國威脅論」的聲音。

中國威脅論的聲音大約在美國從菲律賓撤出軍事基地的一九九二年開始出現，當年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院」亞洲部主任穆諾（Ross H. Munro）在政策評論（*Policy Review*）季刊發表文章，指出中共近年來積極自前蘇聯取得先進武器，將顯著提高北京干預遠超過中國大陸領土以外地區的軍事能力，指出北京視蘇聯的崩潰及美國自菲律賓蘇比克灣及克拉克空軍基地撤退，為加強其亞太地區地位的最好機會。^⑧另外美國時代週刊也以專題認為中共已興起主導東亞地區的野心，而中共建立遠洋海軍，旨在將其勢力伸展到南海海域。^⑨無論是「權力真空論」或是「中國威脅論」，對中共的主要看法都是中共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與更新軍備都使中共有對外擴張的實力，而中共的多項舉措更令人懷疑中共的確有取代美國成為東亞地區霸權的野心，此種中國威脅論的聲音開始在國際傳播媒體上形成了一種風潮，開始令中共憂心此種論調對中共可能造成的傷害。

中國擁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據一九九四年的統計，中國大陸共有十一億九千一百八十萬人，^⑩如此龐大的人口數目不但是一種軍事動員的資源，從經貿的角度看來，更是一個無可限量的市場。中共近年來改革開放的政策，更促使中共的市場成為眾人所注目的焦點。雖然一九九三年中國大陸的個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只有四百九十美元，但是中共十二億人口使得全部的國民生產毛額高達五千八百一十一億美元。^⑪中共自改革開放之後，除了一九八九年因為鎮壓「八九民運」造成了國內生產毛額的急劇下降之外，其他各年度幾乎都維持百分之十左右的成長率，這種快速成長率顯示中共國民消費力量與經濟活絡的程度在急速的增長中，而近十二億人口配合著急速成長中的國內經濟活動，代表了一個正蓬勃發展中的市場，這個市場吸引了世界各國的公司行號，紛紛到中國大陸投資，爭奪這塊經貿大餅。外資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從一九八三年的五億四千餘萬美元急劇竄升到一九八八年的二十三億四千餘萬美元，一九九三年更高達二百三十一億一千五百萬美元，在十年中外資的成長率高達四十二倍，^⑫種種經貿數據都顯示中共正成為一個急速躍升中的經貿大國與世界性經貿投資市場。相對地，中共的經貿實力也正在急速的成長之中。據統計，中國大陸一九九〇至一九九四年的年平均經濟成長率是百分之十點一，合計五年來成長了百分之五十點三，而美國同一時期的平均經濟成長率只有百分之二點零二，五年成長了百分之十點一，^⑬雖然

註⑧ Ross H. Mu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 62 (Fall 1992), pp. 10~16.

註⑨ James Walsh, "China: The World's Next Superpower," *Time* (Asia Edition), May 10, 1993, pp. 15~39.

註⑩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Resource Center Asian Development Bank, *1995 Key Indicators of Developing Asian and Pacific Countries*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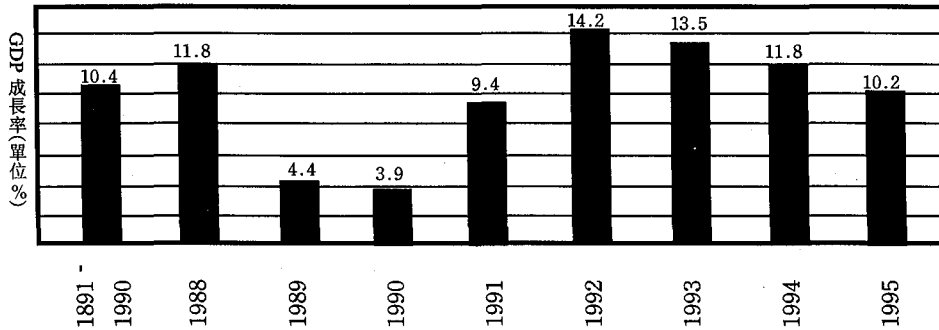
註⑪ *Ibid.*, p. 15.

註⑫ *Ibid.*, p. 38.

註⑬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New York: IMF, April 1996), pp. 91~99.

美國的國民生產毛額占全世界生產毛額的四分之一，但是以中共的發展速度與龐大的市場人口，未來的經濟實力不可忽視。

圖一：中共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圖（1981~1995）



資料來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1994*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3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1996 and 1997*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22~224.

伴隨著中共經貿實力的成長，中共軍事現代化腳步也沒有停止，雖然中共的軍隊數額已經從四百餘萬人降低到了一九九五年的三百餘萬人，但是中共國防預算的數額不降反增，另外對於新式武器的採購及軍隊訓練的改革也沒放鬆。中共的國防預算占全部總預算的比例從一九八二年的百分之十五點三降到一九九五年百分之九點二二，但是其國防預算在一九八九年之後每年以二位數百分比的速度向上成長，一九九五年比一九八九年增長了一倍有餘。值得注意的是，在冷戰之後，中國大陸的經濟繁榮，又沒有鄰國如日本或俄國的侵略可能，中國大陸面臨著自鴉片戰爭後一百五十餘年來最和平與安全的環境，但是中共卻在全世界主要大國都進行裁減軍備的同時大幅地增加軍費開支，不由得令人憂心與懷疑其動機。④對於外界的質疑，中共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說：「中國的國防政策和實行的軍事戰略是防禦性的，中國政府嚴格地將國防開支控制在確保國家安全的最低水平上。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四年，儘管國防費用的絕對值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六點二二，但扣除了物價上漲因素，中國國防開支是低投入、低比例的，只是為了維持國防開支的最低需要。」⑤中共辯稱物價上漲因素是造成中共國防支出大幅增長的重要因素。不過中共的年度總預算成長率並沒有隨著所謂的物價上漲因素而調整，除了一九九三年之外，中共軍費支出的增長率都比總預算成長率要高，所以總括分析，可以看出中共的軍費仍是有大幅的成長。

據中華民國國防部的分析，中共歷年對外公布的國防經費並不是其國防預算的全部真正數字，因為六百三十億人民幣用來支付及維持三百萬大軍的人事及行政費用尚

註④ David Shambaugh, "Growing Strong: China's Challenge to Asian Security," *Survival*, Vol. 36, No. 2 (Summer 1994), p. 54.

註⑤ 「第二屆東盟地區論壇會議和東盟與對話會議先後在文萊舉行，中國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在東盟論壇發表講話」，*新華月報*，一九九五年九月，頁一四九。

嫌不足，更遑論支持武器裝備更新與購置，是以中共國防預算中仍有為數可觀的支出隱藏於非軍事部門或項目下，中共各項隱藏性國防經費超過了人民幣一千三百億元，再加上正式公布的六百三十億九千七百萬元，總計約為人民幣二千億元。^⑥而西方世界對中共的軍費增長亦十分感興趣，美國軍備管制暨裁軍署（U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ACDC）認為中共一九九三年的軍費支出約為五百六十億美元，而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則認為一九九三年的中共軍費支出約為四百四十六億美元，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IISS）則估計一九九四年的中共軍費支出約為二百八十億美元，是中共實際公布數字的四倍。^⑦但是歐美各國對中共的軍費開支數字都是換算為美元後再行估計，如果以實際的貨幣購買力觀察，人民幣在中國大陸的購買力將可能因為官方匯率及通貨膨脹率而有所失真，如依照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以實際購買力方法來計算，由於人民幣在中國大陸市場的購買力關係，中共的軍費開支可能會增長三倍。^⑧但是無論如何，中共的軍費增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表一：中共國防預算統計表（1986~1995）

年 度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總 預 算	總 額 (億元人民幣)	2330.81	2448.49	2668.31	3014.55	3395.21	3793.87	4426.46	4982.47	5819.76	6359.2
	增減比率(%)		5.04	8.97	12.97	11.12	11.74	16.67	12.56	16.8	9.26
國 防 預 算	總 額 (億元人民幣)	200.75	209.77	217.96	251.46	290.33	330.29	377.89	432.48	550.71	630.97
	占總預算比例 (%)	8.61	8.56	8.17	8.34	8.55	8.7	8.54	8.68	9.46	9.92
	增減比率(%)		4.49	3.9	15.37	15.47	13.76	14.41	14.45	27.33	14.59

資料來源：依國防部主編，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國防報告書（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民國八十五年五月），頁三十六之資料計算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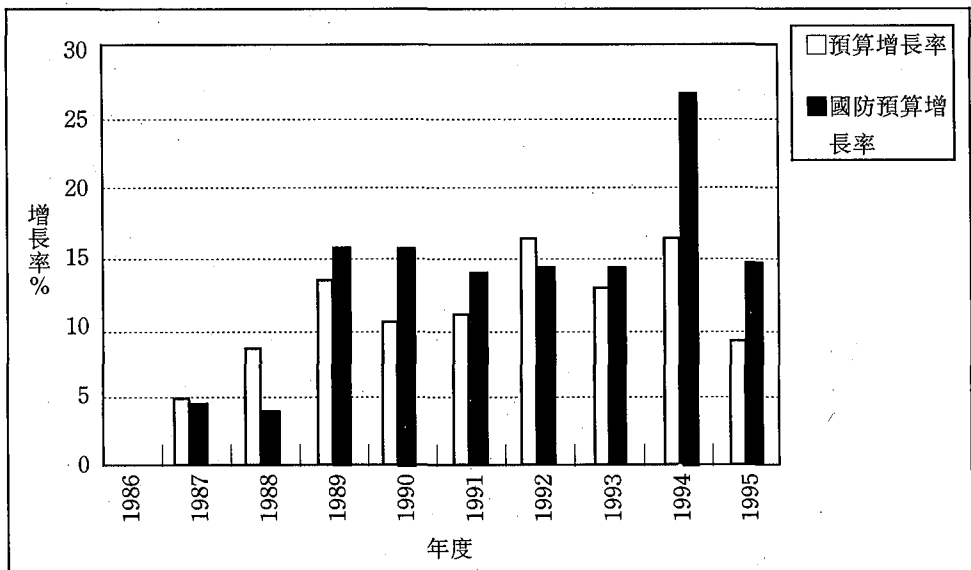
除了中共軍費的成長之外，中共近來向前蘇聯地區及歐洲各國進口大量的先進武器，並且在進口武器之餘，更利用授權生產的方式取得生產藍圖，作為本身自行改良的基礎。例如中共自一九九二年起向俄羅斯進口了二十六架 SU-27型戰鬥機、四艘 K 級潛艦之外，又續購第二批 SU-27型戰機與授權生產技術。SU-27型戰機作戰半徑高達一千五百公里，雷達搜索與追蹤距離一百八十公里，作戰性能遠遠超過美國與西歐

註⑥ 國防部主編，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國防報告書（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民國八十五年五月），頁三十七。

註⑦ “China’s Military Expenditure,” in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5~199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October 1995), pp. 274~275.

各國現役的各型戰鬥機，被認為是中共提昇對外武力投射力的最具代表性武器系統。在海軍方面，中共積極建立一個遠洋海軍的企圖更是令各國感到憂心。例如中共海軍完成「旅滄級」飛彈驅逐艦、「江滄級」飛彈護衛艦、「江衛級」飛彈護衛艦與「〇三九型」潛艦等二代艦艇建造，並且配備了C-802攻船飛彈等新式武器。^⑧中共海軍的現代化工作就引發了日本的注意，日本平成八年版（一九九六年版）的防衛白皮書就指出，中共的核子投射兵力與海、空軍正進行代化工作，中共海軍的巡弋範圍擴大配合一九九五年中共在台灣海峽進行的軍事演習造成的緊張情勢，使日本有必要注意其日後發展。^⑨中共海軍目前共有兵力三十餘萬人，編成「東海」、「北海」與「南海」三個艦隊司令部與及潛艦、岸防、海航等單位，主要裝備有潛艦近一百艘，其中包括夏級核子飛彈潛艦與漢級核子動力攻擊潛艦，水面作戰艦有五十餘艘，飛彈快艇二百四十餘艘，兩棲艦艇六十餘艘，勤務支援與小型艦艇約有二千餘艘，另有一個陸戰旅及配屬近七百架戰機之海航隊，海航戰機包括一百餘架轟六轟炸機、六十餘架轟五轟炸機、四十餘架強五攻擊機以及五百餘架的殲六、殲七及殲八型各式戰鬥機。^⑩中共已是亞洲地區作戰艦艇噸位數最大及作戰艦艇數目最多的國家。

圖二：中共國防預算與總預算增長率對照圖



資料來源：依表一計算改繪而成。

註⑧ David Shambaugh, "Growing Strong: China's Challenge to Asian Security," p. 55.

註⑨ 國防部主編，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國防報告書，頁三十八。

註⑩ Sumihiko Kawamura, "On Defense White Paper of This Year," *Ships of The World* (Tokyo), No. 515 (Oct. 1996), p. 143.

註⑪ 國防部主編，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國防報告書，頁四十。

除了更新武器裝備外，近年來中共海軍已不再只在中國近海巡弋，更以發展遠洋海作為其目標，中共海軍曾編隊進入西太平洋、南太平洋及印度洋、南海等地進行演訓，同時其遠航訓練已由單一艦種兵種訓練逐步發展為多艦種及兵種的合同訓練，隨著大型補給艦的服役，中共海軍相繼解決了遠距離海上通信、導航及遠洋補給等重大技術問題，同時近年更有向西歐及俄羅斯購買航空母艦的傳聞，據中華民國國防部指出，中共持續進行航空母艦的研發及洽購，空軍更完成了「轟六型」機改裝空中加油機的在空測試。^②中華民國前參謀總長劉和謙就指出，中共正準備從近岸海軍發展至遠洋海軍，並具備「國力投射」的能力。尤其在其北境蘇聯威脅減低及美國國防力量由亞洲暫時性消退之際，不能忽視中共確實具有長遠的、世界觀的、整體性的戰略目標並且積極發展中。^③

肆、中共對中國威脅論的反駁

對於中國威脅論的西方輿論，中共不斷利用各種國際場合向各國解釋中共的國防立場與不對外侵略的政策。一九九三年六月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訪問大陸，中共總理李鵬在會見馬哈蒂時就強調，「有人散布所謂『中國威脅論』是別有用心的，是要挑撥我國與亞洲和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因素。事實上，一個繁榮的中國是亞洲和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因素。中國即使強大了，也不會威脅世界任何國家，不會謀求勢力範圍。霸權主義違背中國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我們既反對別人這樣做，中國自己也不決這樣做。」^④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與馬哈蒂會面時更表示，「中國有限的國防力量完全是為了自衛，是防禦性的，世界將會看到中國現在和將來都是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那些散布『中國威脅論』、『中國要填補真空』論調的人，實際上是在挑撥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這是不會得逞的。」^⑤馬哈蒂則回應李鵬和江澤民的談話表示，馬來西亞並不贊成所謂「中國威脅論」，認為這種論調是沒有根據的，同時強調，「現在有人散布『中國威脅論』，稱中國正在發展軍備是為了對付其鄰國，我們認為他們散布這種論調是出於其私利。」^⑥

中共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在一九九五年參加第二十八屆東協外交部長會議時更在會上駁斥了有關「中國威脅論」的說法，錢其琛表示有人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起來了，就會構成威脅，他指出這種觀察至少是「一種誤解」，他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十二億人生活的提高是對人類的貢獻而不是威脅，如果中國的經濟不發展，十二億人停

註② 同前書，頁三十八。

註③ 劉和謙，閉幕辭，收錄於三軍大學戰爭學院兵學研究所、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編，後冷戰時期亞太戰略情勢展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三軍大學戰爭學院兵學研究所、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民國八十五年五月），頁Ⅹ。

註④ 「李鵬總理歡宴馬哈蒂總理並同馬哈蒂總理舉行會談」，新華月報，一九九三年六月，頁一〇七。

註⑤ 「江澤民主席和喬石委員長分別會見馬哈蒂總理」，新華月報，一九九三年六月，頁一〇八。

註⑥ 同前註，頁一〇七～一〇八。

留在貧窮落後的不發達狀態，那對全人類來說才是一種威脅。他更強調，在近代史上中國只有受到列強侵略、欺凌的經歷，而從來沒有對外擴張的歷史，中國一再宣告，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會威脅、欺負別的國家，中國同世界各國，特別是周圍鄰國發展和加強友好與合作的勢頭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⑦

中共更利用官方媒體表達了中共官方對於「中國威脅論」的反駁。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觀察家文章，強調中國經濟增長雖然較快，但是目前仍然處於較低水平，中國屬於發展中國家，人均國民收入還很低。另外強調中共的軍費在世界上均屬水平之列，按人民幣對美元的年平均匯率計算，中共一九九四年的國防經費是六十三點九億美元，只相當於美國的百分之二點三，日本的百分之十三點九；中共的軍費額近年來雖有增長，但是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實際增加的購買力極其有限，不論從相對指數或是從絕對數值來看，中共的軍費增加率都極有限。文章中更暗示，美國是製造「中國威脅論」的主要國家。其目的是：一、製造輿論，以便向中國施加壓力和干涉中共內政；二、歪曲中國形象，挑撥中國同鄰國的關係，以便限制中國的發展；三、賊喊捉賊，轉移視線，把矛頭引向中國，以便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⑧在中共看來，所謂「中國威脅論」正是美國要限制中共向外發展的一個戰略性手段，而中共的反應是「值得提醒某些人，說話辦事要看對象，看時間，不要太不識時務。」^⑨反而更令人察覺中共的態度並未表現出任何的善意。

伍、東協諸國對南沙爭端的反應

南沙群島的主權爭議被認為是亞太地區四大可能引起軍事衝突的地點之一。^⑩目前有中華民國、中共與東協國家的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汶萊等國宣稱對南沙群島擁有全部或部分島礁的主權。印尼自一九九〇年主辦「處理南中國海潛在衝突研討會」(The Workshop on Managing Potential Conflic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更因印尼納吐納群島周邊海域與中共宣稱主權海域重疊而間接地捲入了南沙群島主權爭端。

自一九五〇年代末起，南沙群島主權爭端就爆發了多次的外交與軍事衝突。冷戰結束後，強權在東南亞軍事對抗的結束與勢力的消退更加使南沙群島主權爭議成為影響周邊國家的切身安全問題。南沙群島主權爭議隨著中共的介入而複雜化，中共在一

註⑦ 「第二屆東盟地區論壇會議和東盟與對話會議先後在文萊舉行，中國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在東盟論壇發表講話」，新華月報，一九九五年九月，頁一四六。

註⑧ 「中國發展有利於世界和平與進步～駁中國威脅論」，新華月報，一九九六年三月，頁一四二～一四四。

註⑨ 「謹防冷戰思維抬頭一駁遏制中國論」，新華月報，一九九六年三月，頁一四五。

註⑩ 美國認為亞太地區最可能爆發軍事衝突的地點為朝鮮半島、台灣、南沙群島與柬埔寨的衝突，請參見 William J. Perry,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Washingto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1995)。

九八八年之前一直是以口頭的外交照會與聲明宣示對南沙群島的主權，認為基於歷史的證據與一九四六年中國政府接收南沙群島的實質主權行使，中國對全部南沙群島擁有主權。①中共在一九八七年起藉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決議在南沙建立氣象觀測站設施理由下，派海軍艦艇護送研究人員在南沙群島的礁石上建立觀測站並派員長期駐守，先後占領了永暑礁等八個礁石，不久就與越南發生衝突，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四日，中共海軍艦艇與越南海軍在南沙赤瓜礁進行了小規模的海戰，造成越南三艘船艦及部分人員的損傷。②當時越南海軍雖然與蘇聯訂有同盟條約，但在海戰中並沒有得到蘇聯海軍的支援，越南後續也沒有與中共在南沙發生衝突。此一事件在雙方克制中落幕，但是中共已經走入了南海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共海軍的活動與未來的走向引起東南亞諸國的關切，③尤其是菲律賓與馬來西亞都宣稱部分南沙群島是該國的主權管轄，但顯然中共的目的主要是打擊越南在東甯寨事件中的反中共行爲，在爭取東協國家共同對抗越南與蘇聯對中共的戰略圍堵的外交利益考量下，中共並沒有後續對菲律賓與馬來西亞施以相同的軍事行動，而僅是在外交詞令中間接地暗示反對菲律賓與馬來西亞在南沙群島的行動。

冷戰結束，美軍在菲律賓的軍事基地於一九九二年正式關閉，中共停留在南沙群島爲東南亞的區域安全增添了一個變數。中共總理李鵬在一九九〇年八月至十二月訪問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時提出了「擱置主權、共同開發」作爲中共處理南沙群島爭議的立場。④但是中共在一九九二年一連串的舉動令東協國家，尤其是菲律賓十分不安。中共在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其中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爲鄰接中華人民共和國陸地領土和內水的一帶海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陸地領土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及其沿海島嶼、台灣和包括釣魚台島在內的附屬各島、澎湖列島、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及其他一切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島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基線向陸地一側的水域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水。」隨後中共國家海洋石油總公司在一九九二年五月八日與美商克里斯頓能源公司（Crestone Energy Corp.）簽訂合約，劃定南沙萬安灘盆地北部二十一礦區供克里斯頓能源公司探勘油氣。⑤而此區域與在越

註① 中共官方正式宣示對南沙群島主權的文件請參見「外交部長周恩來關於美英對日和約草案及舊金山會議的聲明」，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件集第二集，一九五一—一九五三（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二月二版），頁三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文件：中國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主權無可爭辯」，載於中國國際法年刊，一九八二（北京：法律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版）；中共民間書籍，如呂一燃主編，*南海諸島：地理、歷史、主權*（黑龍江：黑龍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版）與韓振華主編，*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北京：東方書局，一九八八年）也都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可代表中共學界對中共擁有南沙群島主權的研究成果與立場證據。

註② 「中國海軍披露南沙海戰情」，*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版二。

註③ Jerry Cushing, "Beached Again on Shoal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7, 1988, p. 25.

註④ *世界日報*（曼谷），一九九〇年九月八日，版一。

註⑤ "Territorial Disputes Simmer in Areas of South China Sea," *Oil & Gas Journal*, July 13, 1992, p. 20.

南向外招標開採石油的海域有部分重疊，越南更已與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 BP）在緊鄰著萬安北二十一號礦區的西蘭花（Lan Tay）與紅蘭花（Lan Do）礦區進行油氣的開採工作。中共與克里斯頓公司的簽約行動立刻引發了越南的嚴重抗議，認為中共的礦區位於越南的大陸礁層範圍內，中共則認為該區域位於越南與南沙群島的廣雅灘之間所劃中線的右側，是屬於中共的主權範圍內，^⑧中越的爭執再度觸發了南沙群島爭端的複雜性。

一九九二年七月，中共外交部條約司副司長唐承元在參加印尼主辦的第三屆「處理南中國海潛在衝突研討會」會議時，提出了「立場歸我、暫擱主權、聯合開發」的十二字訣。^⑨當時美軍已確定在一九九二年年年底撤出菲律賓，中共在南沙宣示主權的舉動令菲律賓十分不安，如果沒有美軍的後援，裝備薄弱的菲國海空軍可能無法抵禦中共的攻擊，此一態勢引發了菲國內部對於中共可能攻擊南沙群島菲國駐軍的恐懼，更希望引用美菲共同防禦條約，要求當菲國在南沙駐軍遭到攻擊時，美國能派軍支援，但是卻被美國否決了此一要求。^⑩使得菲律賓只能求助於東協整體外交上的聲援。

菲律賓總統羅慕斯（Fidel Ramos）上台後就呼籲東協能在區域安全問題上多扮演主動的角色，並且能在共同的問題例如南沙問題上採取共同的立場，^⑪東協第二十五屆部長會議（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於一九九二年七月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菲律賓擬定的議程中就列入了南沙問題，雖然菲律賓希望東協能提出舉行國際會議等具體的步驟，但是最後東協其他國家只同意通過一項避免引發衝突的指導原則，而更重要的是不能刺激中共。^⑫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東協部長會議通過了東協南海宣言（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在宣言中表達了東協對南沙群島主權爭議的期望：一、強調應以和平手段解決南海地區所有主權與司法管轄權的問題，避免訴諸武力；二、敦促涉及爭端之各方自制，以創造有助於解決爭議的良好氣氛；三、決定在不損及於南海地區擁有直接利益國家之主權與管轄權的前提下，研究在此一地區進行關於航海與交通、海洋環境與保護、搜救協調以及打擊海盜與毒品走私等方面合作之可能性；四、要求有關各方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之原則，作為建立南海地區國際行為準則之基礎。^⑬雖然菲律賓並沒有達成原先的外交目標，但是此一宣言卻是東協首次以國際組織的身分對於區域內潛在安全問題所作的一致立場，口氣或許溫和，但是全體一致的東協立場卻不能忽視。^⑭

註^⑧ Michael Vatikioti, "China Stirs the Po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ly 9, 1992, p. 14.

註^⑨ 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三日，版二。

註^⑩ Rodney Tasker, "End of the Sentr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26, 1992, p. 18~19.

註^⑪ Lee Lai To,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8, No. 3 (1995), p. 538.

註^⑫ *Ibid.*, p. 539.

註^⑬ "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9 No. 2 (November 1992), pp. 240~241.

註^⑭ Lee Lai To,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s," p. 539.

印尼一直被視為東協的領導國家，在南沙爭端上，印尼也是沒有直接利益的國家，基於國家安全利益、外交政策與海洋權益的考量，^③印尼自一九九〇年起每年舉辦「處理南中國海潛在衝突研討會」，邀請各相關爭端國與其他有興趣的國家以民間身份的代表與會，討論南海有關問題，並期望能對該國提出建言，以作為促進各相關國家信心建立措施的一個場所與觸媒，但是實際上與會的代表大多都具有官方的身份，所以此一會議在一九九〇年首度召開時曾被各方視為非正式交換意見的會議。尤其在一九九二年中共以一連串動作擴大在南沙群島的主權宣示之後，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日在印尼日惹（Yogyakarta）舉行的第三屆南海會議中各方紛紛質疑中共的作為，中共則強調對南沙群島擁有主權的立場，不過仍表示進行共同開發南沙資源的意願。^④但中共在南沙群島建立軍事設施與研究設施的工程一直沒有停止。

菲律賓總統羅慕斯在一九九五年二月八日向中共提出抗議，指稱中共在菲律賓宣稱擁有主權的美濟礁上建立軍事設施，並且指責中共的作法與國際法及一九九二年通過的東協南海宣言精神不符。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陳健則解釋說，這些設施是地方漁政部門在美濟礁建立的漁船避風設施，主要目的是確保漁民生命安全作業順利，他並強調，「中國軍艦並未出現在美濟礁水域附近」。^⑤但是菲律賓國防部則出示空中偵察照片顯示在美濟礁的設施中出現了穿制服的中共人員。^⑥中共以往占領的島礁都是越南宣稱擁有主權的區域，美濟礁事件則是首次中共在菲律賓宣稱擁有主權的南沙群島島礁上建立設施，非常具有象徵意義，同時中共更顯示了在東協通過南海宣言後，沒有停止在南沙群島建立永久基地與擴張占領島礁的企圖。

菲律賓為了引發各界重視中共在南沙群島的擴張行為，在五月十三日派出軍艦載運媒體記者前往美濟礁採訪，中共的漁船則企圖阻止菲律賓進入美濟礁海域，雙方船艦對峙了近七十分鐘，其間菲律賓空軍二架 S211 型教練機還曾飛臨事件上空護航。此一事件爆發後，宣稱擁有南沙群島主權的中華民國、越南也都發表外交聲明重申對南沙群島的主權。^⑦

美國則於五月十日由國務院發表一份特別聲明，要求六個聲稱擁有南海主權爭端國自制，並避免破壞穩定的行動，美國對南海地區一些片面行動及反應所造成的區域緊張表示「極為關切」，並「強烈反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脅解決爭端。在這項聲明中美國重申南海有飛機、船隻得以自由航行不受阻礙，為促進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亞太地區和平與繁榮所必需。^⑧印尼也由新聞媒體揭露印尼要求中共解釋為何將納吐

註③ 宋燕輝，「南海會議與中華民國之參與：回顧與展望」，收錄於楊志恒等著，我國應有的南海戰略（台北：業強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初版），頁一六七。

註④ 同前註，頁一七四註②，引自俞寬賜，出席「第三屆南海會議」報告書，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十日，頁九。

註⑤ Nayan Chanda, Rigoberto Tiglao and John McBeth, "Territorial Imperativ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23, 1995, p. 15.

註⑥ *Ibid.*

註⑦ 「美濟礁湧風雲中菲船艦一度對峙」，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十七日，版九。

註⑧ 「南海情勢又生變美要求爭端國自制」，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版一。

納群島附近海域劃入中共的領域的新聞，時間的巧合在在顯示此一事件使東南亞國家更加深了對中共的疑慮。

第二十八屆東協部長會議在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在汶萊舉行，隨後又舉行了第二屆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會議，南沙群島問題成爲在各項會談中的焦點，^④面對各國的關切，中共外交部長錢其琛在部長會議上重申中共在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但是他強調中共願意同有關國家根據公認的國際法和現代海洋法，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確立的基本原則和法律制度，通過和平談判妥善解決有關的問題，他並再度表明了中共「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處理立場。^⑤而東協則在外長會議公報上重申了鼓勵有關各方遵守一九九二年東協南海宣言的原則，並呼籲各方以和平手段解決他們之間的問題。^⑥

同年八月九日至十日，中共外交部與菲律賓外交部在經過談判後達成協議，聲明雙方的領土爭議不應影響兩國關係的正常發展，有關爭端應通過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的磋商和平友好地加以解決；雙方將努力建立相互信任，加強本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氣氛，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解決爭端；本著擴大共同點縮小分歧的精神，雙方承諾循序漸進地進行合作，最終談判解決雙方爭議；雙方同意根據公認的國際法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原則解決雙方間的爭議。中共與菲律賓並同意在推動海洋環境、航行安全、打擊海盜、海洋研究、滅災防災、搜救、氣象和海洋污染控制方面的合作。^⑦

十二月在曼谷舉行的第五屆東協高峰會議通過的「曼谷宣言」中揭示，東協將根據「東南亞友好與合作條約」與聯合國的國際海洋法公約的精神和原則，避免在南中國海發生衝突，並尋求及早通過以和平途徑解決糾紛，加強合作。^⑧可以顯見的，中共作出了某些讓步，表示願意依照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原則談判解決有關各方間的爭議，但是中共也沒有放棄對南沙群島及附近海域的主權。

中共更被懷疑在南海以海盜手段擴張在南海的勢力。據設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區域海盜中心（Regional Piracy Centre, RPC）統計，東南亞區域的海盜事件在一九九三有十五件，一九九四年升高到三十三件，一九九五年有六十一件，一九九六年前八個月就有三十一件。^⑨印尼海域及海南島—呂宋—香港水域更成爲一九九四年世界

註④ Maaary Hiebert, "Comforting Nois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10, 1995, p. 15.

註⑤ 「第二十八屆東盟外長會議在文萊舉行發表聯合公報中國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同東盟七國外長舉行對話」，*新華月報*，一九九五年九月，頁一四六。

註⑥ 同前註，頁一四五。

註⑦ 「中國和菲律賓就南沙問題舉行磋商達成廣泛共識並發表聯合聲明」，*新華月報*，一九九五年九月，頁一三四。

註⑧ "Bangkok Summit Declaration of 1995,"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2, No. 3 (March 1996), p. 410.

註⑨ Tammy Arbuckle, "Scourge of Piracy Returns to Southeast Asia," *Jane's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Vol. 8, No. 8 (August 1996), p. 26 and Maaary Hiebert, "Pirates or Polic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ly 13, 1995, p. 25.

海盜事件排名的前一、二名，^⑤而這些海盜事件更牽涉到了中共在南海的政治企圖問題。發生在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三日的一個案例顯示了中共介入的複雜性。當時一艘名為 *Anna Sierra* 的貨船在海南島—呂宋—香港水域航向馬來西亞途中被快艇攔下，三十二名持機槍的海盜登船，在沒有提供任何食物與導航設備的情況下強迫所有船員搭乘一艘求生艇駛向大海，而到一九九五年十月間這艘貨輪被發現停泊在中共廣東省的北海軍港之內，並被改名為 *Artic Sea*。^⑥這些事件都令人懷疑中共利用海盜事件展示中共在南海的權威，具有相當的政治意義。^⑦當中共的政治企圖牽涉到東南亞的海盜事件時，東南亞國家不得不在維護區域水道安全與經濟持續有效發展時面對更大的挑戰，而這些挑戰已超越了單純的防阻海盜行為所牽涉的海防武力層面。

雖說中共表明願意依聯合國海洋法的原則進行談判，但另一方面也顯示中共將依聯合國海洋法所揭示的領海與專屬經濟區的原則主張中共的海洋政策。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了一九八二年聯合海洋法公約，並對外公布了「大陸領海的部分基線和西沙群島的領海基線聲明」，不過對於引發爭議的台灣、澎湖和南沙群島領海基線，並沒有公布，^⑧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崔天凱表示，將再行宣布包括台灣及其附屬各島在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餘部分的領海基線。^⑨對於南沙群島及附近海域的法律地位，中共並沒有說明，只是一再的重申，南沙群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固有領土。此舉或可以說明中共採取了另外一種步驟強化對南沙群島的主權立場，而要求中共進行任何實質的讓步都不太可能，而此一事實更為東南亞的安全投下了一個巨大的變數。

陸、東協對「中國威脅論」的看法

東協國家對於「中國威脅論」的反應不一，而且各成員國對於一個強大的中國所顯示的戰略態勢變化有不同的解釋與認知。例如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就曾表示，「東亞地區最令人憂心的發展就是中國的逐漸強大」，但是他認為中共的軍備更新可能會引發日本採行軍備平衡政策，^⑩而這才是引發緊張的根源。馬來西亞國防部長拉薩克（*Datuk Najib Tun Razak*）則強調，希望透過中共與其鄰國之間相互利益與關切事項意見的交換，能夠有益於降低彼此的不信任與區域內信心建立。^⑪馬來西亞的

註⑤ 林宛瑩，「印尼及南海海域海盜最猖獗」，*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十五日，版三。

註⑥ Tammy Arbuckle, "Scourge of Piracy Returns to Southeast Asia," p. 27.

註⑦ *Ibid.*

註⑧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基線的聲明」，*新華月報*，一九九六年六月，頁四三～四四。

註⑨ 「公布領海基線中共還有二波」，*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七日，版三。

註⑩ Michael Richardson, "China's Military Secrecy Raises Suspicions," *Asia-Pacific Defence Reporter*, Vol. 19-20 (June-July 1993), p. 24.

註⑪ *Ibid.*

馬哈蒂總理並不認為中共是最大的威脅，並主張對中共採「建設性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馬來西亞與中共在內政與人權問題上彼此享有共同利益與見解，所以馬來西亞最支持中共，並且不贊成所謂「中國威脅論」。

新加坡則是在承認中共為東亞霸權的地位下，希望能採取合作中共來往的態度而不是抗拒的態勢。不過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就指出，「中共日漸增長的力量與軍備擴張激發了憂慮，而對於中共的政治與軍事野心所引發的不適或是不安全感，公開表明出來是很重要的。」^②而新加坡對於中共與美國之間的關係緊張更深表憂慮，新加坡國防部長陳慶炎在一九九六年十月與美國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J. Perry)會談時就指出，東亞地區的發展將影響整個亞太地區的穩定和全球經濟，而決定其發展與否的關鍵則繫於中(共)美關係。^③但是他也對中共在南沙群島進行勘界的動作表示關切，他認為此舉勢將引起東協國家和依靠南海運送貨物國家的嚴重關切。不過陳慶炎強調，相信基於經濟發展的需要，北京應不致破壞區域的和平穩定。^④

泰國與寮國、緬甸、東甫寨及中共等國相鄰，除了中共之外，其他鄰國都潛在地受困於內政問題，爾後都可能會影響到泰國的安全，而中共則是泰國最有實力的鄰國，此一情勢迫使泰國與中共靠攏，與中共建立了安全的關係，尋求中共的支持。除了向中共購買大量的軍備並支持中共的外交立場之外，泰國更希望能成為中共與東協國家間的一個緩和者。^⑤

菲律賓、越南及印尼對中共都有很深的戒心，菲律賓及越南因為南沙主權問題與中共正面衝突。其中菲律賓自一九九二年之後就在東協各種場合中企圖達成東協對中共在南海擴張的約束性整體表態，而東協南海宣言就是菲律賓的努力成果。印尼為了爭取在東南亞的領導地位，對於中共的擴張行動也是深感不安。自一九九五年中共占領美濟礁事件後，印尼就利用傳媒傳達對中共不滿的聲音，一九九六年九月二日至十九日印尼在納吐納群島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出動了一萬九千五百人、軍艦五十艘與戰機四十一架，雖說官方的目的在確保納吐納群島的石油與天然氣開發計劃安全設施，但一般都認為是向中共展示武力，強調防衛印尼海洋資源不受中共南沙群島主權宣示侵害的決心。^⑥印尼外交部長阿拉塔斯(Ali Alatas)就對中共的軍事現代化表示了憂心，並表示印尼正密切觀察情勢的發展。^⑦印尼學者萬那地(Jusuf Wanandi)

註^② "Treading Softl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3, 1995, p. 20.

註^③ 「新加坡國防部長：中美關係左右亞太穩定」，*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五年十月三日，版九。

註^④ 同前註。

註^⑤ Michael Vatikiotis, "Taming the Drag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3, 1995, p. 21.

註^⑥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三日，版十；*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三日，版一。

註^⑦ "Please Stay Around, Uncle Sam," *Asia-Pacific Defence Reporter*, February-March 1993, p. 12.

對中共在南沙的擴張就強調東協立場的堅定性；他認為從美濟礁事件後可以看出，如果中共不願依照東協制訂的遊戲規則並且遵守承諾，東協對中共的態度將會更加嚴厲或是在未來採行更強勢的立場。⊗

表二：冷戰後東協各國先進戰機與戰艦取得時程表

項目	年代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越南	汶萊
先進戰機 (註A)	1991					訂購18架 F-16A		
	1992							
	1993		訂購8架 F-18D					
	1994		訂購18架 MiG-29N		訂購18架 F-16C		訂購6架 SU-27	
	1995					F-16A 服役	訂購6架 SU-27	
	1996	可能採購 9架 F-16A		可能採購 F-16A		訂購8架 F-18D		
一千噸以上軍艦 (註B)	1991							
	1992	訂購16艘前東德巡防艦	訂購巡防艦二艘。	訂購輕航母艦一艘		租借美國巡防艦2艘		
	1993							
	1994							
	1995					中共製巡防艦2艘服役		
	1996		招標巡邏艦	招標遠洋巡邏艦3艘				訂購遠洋巡邏艦3艘

註 A：本文界定先進戰機是一九八〇年後出廠，最大航速在一點五倍音速及雷達搜索距離在五十公里以上，能發射中程空對空飛彈的戰鬥機，依此界定，東協各國採購的先進戰機應包括 F-16A、F-16C、F-18C/D、MiG-29N 及 SU-27 型等戰機。

註 B：一千噸以上，主砲在76公厘以上，最高航速二十節以上之軍艦，不含登陸艦等補助艦。

資料來源：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Various Years.

與外交上積極交往成為對比的，就是東協國家近年來對於海、空軍的軍備現代化投注了無比的心力，例如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與越南在冷戰結束後購買了八十二架各式多功能先進戰機，而印尼與菲律賓也有可能向美國購買 F-16A/B 型戰機。此種密集的先進軍備採購引發了東南亞是否正進行軍備競賽 (arms race) 的討論，不

註⊗ Jusuf Wanandi, "Indonesia's Future Strategic 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of the Great Powers," *The Indonesian Quarterly*, Vol. 23, No. 3 (Third Quarter 1995), p. 259.

過東南亞國家學者與部分西方學者大多認為東南亞地區僅進行「軍備現代化」，而且促成此種軍備更新的原因十分複雜與多元，並不是針對某個特定國家的反應就可以解釋，因此認為東南亞並沒有「軍備競賽」的現象。^⑨但不容否認的，東協國家之間武力相向的可能性十分低，東協各國的軍備現代化配合東協各國之間及和美國、澳洲建立像蜘蛛網般的雙邊軍事合作關係，東協國家顯然以是軍事力量來增強區域國際關係權力平衡中的自身籌碼，此種權力平衡的手段目標或許並不完全針對中共，而是東協各國利用強權爭取自身獨立自主的一個策略。但東協軍備現代化的成就及與美澳間的軍事合作關係，都將是東協與中共之間的建設性交往失敗後的一個安全筏。^⑩從東協對中共積極性交往與自身軍備現代化的努力，正反映出東協與中共之間仍有很深的疑慮。

總括而言，東協國家對中共日漸興起的力量都深懷關切，除了泰國對中共採取親善調解（Accommodation）立場外，其他國家都對中共抱持著不同程度的戒心，採取務實的交往再「走著瞧」的態度。^⑪東協國家多認為中共正成為區域性的軍事強權，除了與其他強權維繫現有關係之外，更積極發展與中共的商務往來，另外則採行區域性的團結措施，顯示東協各國不會輕易地被屈服。^⑫例如一九九六年七月間的東協第二十九屆部長會議聯合聲明就強調：「對南海情勢表示關切，並強調許多顯著的議題仍然是東協主要關心的問題」，同時東協呼籲「爭議各方在馬尼拉宣言的精神下，爭議各方自制及以和平方式解決爭議。」^⑬不過另一方面，在目前中共沒有對東協各國形成明顯的威脅之前，東協各國仍希望能以多種信心建立措施與中共交換意見溝通，降低中共與東協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例如一九九六年的東協第三屆區域論壇上就通過中共及菲律賓建議，在一九九七年三月間在北京舉行東協區域論壇互信措施工作小組會議。

註⑨ 有關東南亞並未有軍備競賽現象的討論請參照 Amitav Acharya, *An Arms Race in Post-Cold War Southeast Asia? Prospects for Control* (Singapore: Institut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4); Desmond Ball, "Arms and Affluence: Military Acquisi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Winter 1993~1994), pp. 78~112; J. N. Mak, "The ASEAN Naval Build-Up: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al Order," *The Pacific Review*, Vol. 8, No. 2 (1995), pp. 303~325; Bunn Nagara, "The Notion of an Arms Race in the Asia-Pacific,"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7, No. 2 (September 1995), pp. 186~206.

註⑩ Malcolm Chalmers, "Openness and Security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Survival*, Vol. 38, No. 3 (Autumn 1996), p. 94.

註⑪ David B. H. Denoon and Wendy Frieman, "China's Security and Strategy: The View From Beijing, ASEAN and Washington," *Asean Survey*, Vol. 36, No. 4 (April 1996), pp. 429~433.

註⑫ David B. H. Denoon and Wendy Frieman, "China's Security and Strategy: The View From Beijing, ASEAN, and Washington," p. 429.

註⑬ 有關東協第二十九屆部長會議聯合聲明請參見「文獻選譯，第二十九屆東協部長會議聯合聲明（一九九六年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印尼雅加達）」，*東南亞季刊*（南投埔里），第一卷第四期，民國八十五年十月，頁九九~一〇八。英文原文請參照國際網路，<http://www.asean.or.id>

柒、結 語

一國軍備的現代化並不等於會向外擴張，但是中共使用武力解決問題的行為卻使人不得不相信中共有取代美國成為東亞地區霸權的意願及決心。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六年間中共為了影響中華民國台灣的政治情勢與總統選舉，在台灣海峽與東海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海空軍演習與彈道飛彈試射活動，增加了鄰近國家的不安。此外中共自一九八八年後就派軍進駐南沙群島主權爭議地區，先後用武力驅逐越南占領的部分島礁，一九九五年又發生了中共與菲律賓的南沙美濟礁進駐事件，再度使東協國家與中共的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印尼學者就認為，雖然中共積極與東協國家改善關係，但是中共的軍事力量增長行動與在南沙爭端中的立場行為，都令東協國家十分關切中共的軍事擴張舉動。^{註②}

在許多亞太地區的國家眼中，中共是一個逐漸成長、壯大的國家，也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欲利用冷戰後時機填補美蘇超強權力真空的可能性，中共是否會在可預見的未來採取明代鄭和式的對東南亞的勢力擴張與霸權控制，是籠罩在東南亞各國與美日等強權國家心中的一大陰影。雖然中共極力辯解，但是中共的確有能力同時亦有決心用武力解決其面臨的外交問題，另一方面來說，中共的軍備規模已經成為中共對外政策中一個有效的工具，東南亞國家在處理外交關係時不得不對中共的軍備與國力加以慎重的考量。

東協諸國在處理南沙爭端上的態度，反映了東協諸國對「中國威脅論」的潛在疑慮，但是東協顯然並不願作為與中共正面對抗的馬前卒。東協到目前為止在南沙主權爭端上仍沒有對中共採取強烈的外交舉動，反而對中共採取「積極交往」措施，大力發展彼此貿易關係並加強官方互訪，更透過東協區域論壇與中共對話，企圖透過「信心建立措施」降低衝突昇高的可能性。中共面對一九九七年接收香港的世紀任務，與東南亞國家建立良好關係並且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關係環境將是中共主要的外交考量，在此情形下，中共提議一九九七年在大陸北京舉行東協區域論壇互信措施工作小組會議，相信主要目的就是強化中共與東協諸國的外交關係，降低東協諸國的疑慮，增加對美國的交涉籌碼。但是東協國家也不可能就因為一次會議就對中共失去了戒心，因為中共的外交言行一向並不一致，謹慎的觀察與積極的交往獲取貿易利益仍是東協諸國對中共的主要對策。

回顧歷史，東南亞國家曾在中國的朝貢制度下與中國相安無事，東協是否會承認中共在東亞的霸權地位而換取本身的獨立與經貿發展，是一個值得觀察的焦點，但東協諸國此一主觀的意願仍需由中共的態度決定，而目前各界最疑慮的正是中共成為一個區域霸權或世界霸權後，是不是會採取危及區域或世界安全的激進手段。「中國威脅論」代表了世界對中共的懷疑與恐懼，而東協國家就在這種恐懼中等持中共露出真正的企圖。□

註② Rizal Sukma, "China's Defence Policy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The Indonesian Quarterly*, Vol. 23, No. 1 (First Quarter 1995), pp. 85~87.